


贾平凹 迟子建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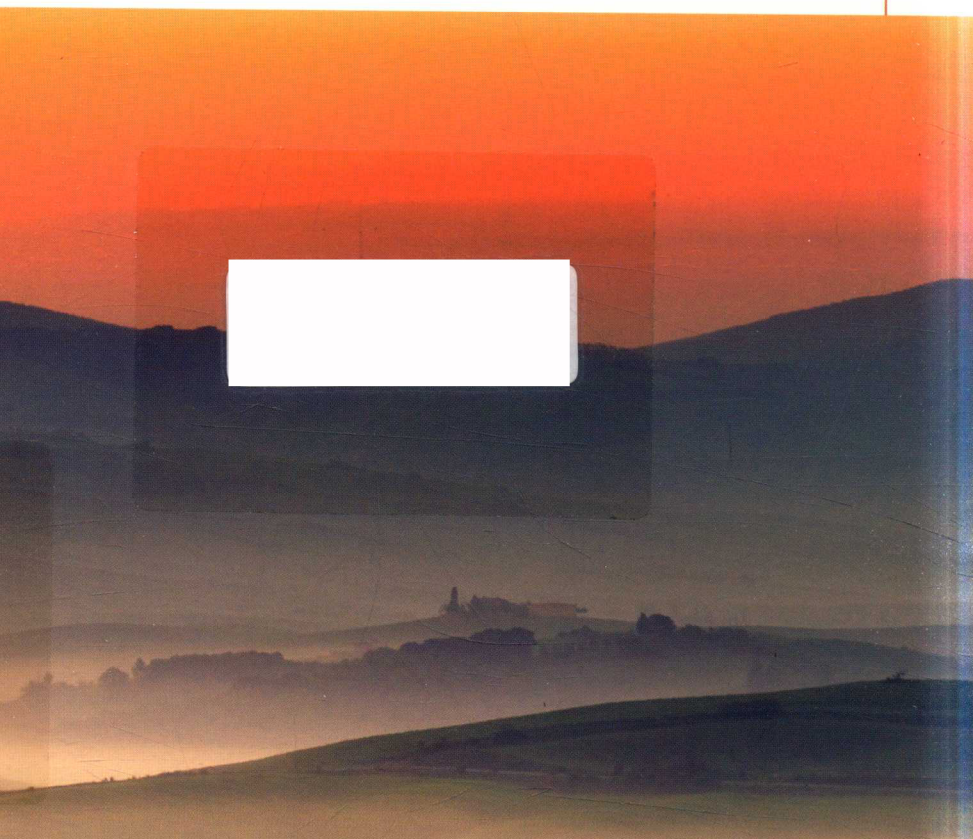
日光和明月下永不消散的花影，
就是时光，不管他穿越多少年，
总会把美留在人的心头。

2015—2016


《散文海外版》

精品集

记住乡愁，
就是记住春天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记住乡愁，
就是记住春天

2015—2016

《散文海外版》

精品集

贾平凹 迟子建等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2015-2016《散文海外版》
精品集 / 贾平凹等著.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06-7194-8

I. ①记… II. ①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4916 号

选题策划:王 燕

整体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王 燕 徐 姗 刘嘉悦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300 千字 插页:2 页

印张:11.125

版次:2017 年1 月第1 版

印次:2017 年1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目 录

特别推荐

- | | |
|----------------|-----------------|
| 我的阿尔维德·法尔克式的生活 | 余 华 / 002 |
| 龙城遐想 | 李存葆 / 006 |
| 最是花影难扫 | 迟子建 / 038 |
| 从漂泊到归来 | 叶嘉莹 / 041 |
| 时光刺绣 | 席慕蓉 / 053 |
| 匍匐在土 | 耿 立 / 062 |
| 粉丝与知音 | 余光中(中国台湾) / 083 |

作家视野

- | | |
|----------|-----------|
| 写作谈 | 贾平凹 / 090 |
| 父亲和母亲的写作 | 王安忆 / 102 |
| 寻找逝去的音符 | 赵季平 / 106 |
| 再见，马关 | 祝 勇 / 110 |
| 遇到董鼎山 | 陈 九 / 129 |
| 南京的深秋 | 邱华栋 / 142 |
| 椴树蜜 | 肖复兴 / 151 |
| 古渡口 古河州 | 刘梅花 / 160 |
| 土地四种 | 石绍河 / 166 |

性情写作

- | | |
|----------------|-----------|
| 回想青春 | 陈 村 / 184 |
| 灵魂放哪儿? | 龙 冬 / 187 |
| 真水无香 | 李 皓 / 195 |
| 忆陈忠实,一位用血写作的作家 | 潘向黎 / 203 |
| 沾一身夜色 | 李登建 / 210 |
| 晨钟不再响起 | 肖克凡 / 216 |
| 走出乡村 | 周树山 / 220 |
| 我的父亲节、母亲节 | 厉彦林 / 228 |
| 遥远的椿树 | 陈奕纯 / 236 |

作家专栏

- | | |
|-------------|-----------|
| 落花时节读旧笺(节选) | 韩少功 / 244 |
| 士与绅的最后遭逢 | 阿 来 / 260 |
| 风过草原 | 熊育群 / 279 |

别具只眼

- | | |
|-------------|---------------|
|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 | 郭文斌 / 298 |
| 汉长安与骆驼神话 | 红 柯 / 301 |
| 人生树下 | 王开岭 / 307 |
| 那年的欢喜 | 郑彦英 / 310 |
| 住在香港岛 | 王小妮 / 313 |
| 故乡的人,他乡的我 | 马 语 / 322 |
| 一个人的方式 | 王月鹏 / 333 |
| 榭椽考 | 朱颂瑜(瑞士) / 341 |
| 喜马拉雅之风 | 李 亮 / 345 |

特别推荐

任何生命都把生存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这是生命世界的铁律。万物都以上苍设定了的方式存在与活动。

我的阿尔维德·法尔克式的生活

◎ 余华

我最早读到的斯特林堡作品,是他的《红房间》,张道文先生翻译的中文版。那是1983年和1984年之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有关《红房间》的阅读记忆虽然遥远,可是仍然清晰。斯特林堡对人物和场景的夸张描写令我吃惊,他是用夸张的方式将笔触深入社会和人的骨髓之中。有些作家的叙述一旦夸张就会不着边际,斯特林堡的夸张让他的叙述变得更加锋利,直刺要害之处。从此以后,我知道了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名叫斯特林堡。

当时我正在经历着和《红房间》里某些描写类似的生活,阿尔维德·法尔克拿着他的诗稿小心翼翼地拜访出版界巨人史密斯,很像我在1983年11月跳上火车去北京为一家文学刊物改稿的情景,我和法尔克一样胆战心惊。不同的是,史密斯是一个独断专行的恶棍,而北京的文学刊物的主编是一位和善的好人。史密斯对法尔克的诗稿不屑一顾,一把拿过来压在屁股底下就不管了,强行要求法尔克去写他布置的选题,法尔克因为天生的胆怯屈从了史密斯的无理要求。屈从是很多年轻作家开始时的选择,我也一样。我的屈从和法尔克不一样,我是为了发表作品。

我至今难忘斯特林堡的一段经典叙述。法尔克从史密斯那里回家

后,开始为那个恶棍写作关于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的书,法尔克对这本书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胆怯的性格和家传的祖训“什么工作都值得尊重”,促使法尔克必须写满十五页,斯特林堡几乎是用机械的方式叙述了法尔克如何绞尽脑汁去拼凑这要命的十五页。与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有关的不到三页,在剩下的十三页里,法尔克用评价的方式写了一页,他贬低了她,又把枢密院写了一页,接下去又写了另外的人,最后也只能拼凑到七页半。这段叙述之所以让我二十多年难以忘记,是因为斯特林堡在不长的篇幅里,把一个年轻作家无名时写作的艰辛表达得淋漓尽致。我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自己也在苦苦地写些应景小说,目的就是为了发表,那个时代我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了不起的是,斯特林堡几乎是用会计算账似的呆板完成了叙述,而我读到的却是浮想联翩似的丰富。斯特林堡的伟大就在这里,需要优美的时候,斯特林堡是一个诗人;需要粗俗的时候,斯特林堡是一个工人;需要呆板的时候,斯特林堡就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会计师……然后他写下了众声喧哗的《红房间》。

法尔克竭尽全力也只是拼凑了七页半,还有七页半的空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他。这时候斯特林堡的叙述灵活而柔软了,可怜的法尔克实在写不下去了,他“心如刀绞,难过异常”,思想变得阴暗,房子很不舒服,身体也很不舒服,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饿了,不安地摸出全部的钱,总共三十五厄尔,不够吃一顿午饭。在法尔克饿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斯特林堡不失时机地描写了附近军营和隔壁邻居准备吃饭的情景,让法尔克的眼睛从窗户望出去,看到所有的烟囱都在冒着煮饭的烟,连船都响起了午饭的钟声;让法尔克的耳朵听到了邻居刀叉的响声和饭前的祈祷。然后斯特林堡给了法尔克精神的高尚,法尔克在饥饿的绝境里做出了令人赞叹的选择,他将全部的钱(三十五厄尔)给了信差,退回了出版界恶棍史密斯强加给他的写作。“法尔克松了一口气,躺在了沙发上”,所有的不舒服,包括饥饿,一下子都没有了。

斯特林堡的这一笔在二十多年前让我震撼,至今影响着我。我那时候对为了发表的写作彻底厌倦了,这样的写作必须去追随当时的文学时尚,就像法尔克写作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的故事一样,我也经受了心理的煎熬,接着是生理的煎熬,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不舒服,我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走进了死胡同。然后与法尔克相似的情景出现了,某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坐在桌前,继续写作那篇让我厌倦的小说时,我突然扔掉了手里的笔,我告诉自己从此以后再也不写这些鬼东西了,我要按照自己内心的需要写作了,哪怕不再发表也在所不惜。接下去我激动地走上了大街,小小的屋子已经盛不下我的激动了,我需要走在宽阔的世界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重生了。

《红房间》第一章里有关法尔克去“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寻找工作的描写,是我和几个朋友当时最喜欢的段落。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门卫就有九个,只有两个趴在桌上看报纸,另外七个各有不在的原因,其中有一个上厕所了,这个人上厕所需要一天的时间。总署里面的办公室大大小小多得让人目不暇接,都是空空荡荡的,那些公职人员要到十二点的时候才会陆续来到。寻找工作的法尔克来到了署长办公室,他想进去看看,被门卫紧张地制止了,门卫让他别出声,法尔克以为署长在睡觉。其实署长根本不在里面,门卫告诉法尔克,署长不按铃,谁也不许进去。门卫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听见署长按过铃。

我当时因为发表了几篇小说,终于告别了五年的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了。文化馆的职员整天在大街上游荡,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没想到我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然后我去一家国有工厂看望一位朋友,上班时间车间里的机器竟然全关着,所有的工人都坐在地上打牌。我对朋友说:“你的工作真是舒服。”朋友回答:“你的也一样,上班的时候跑到我这里来了。”

我第一次阅读《红房间》的时候,中国的出版市场还没有真正形

成,也没有证券市场。出版界巨人史密斯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捧红了古斯塔夫·舍霍尔姆,一个三流也算不上的作家,这个段落让我十分陌生,让我感到陌生的还有特利顿保险公司的骗局,当时我万分惊讶,心想世上还有这样的事。

我第二次阅读《红房间》已经时隔二十多年,四天前拿到李之义先生翻译的《斯特林堡文集》。一般阅读外国小说都会遇到障碍,李先生的译文朴素精确,我阅读时一点障碍都没有。我重读了《红房间》,又读了四个短篇小说,还有《古斯塔夫·瓦萨》,斯特林堡这个剧本里的戏剧时间,紧凑得让我喘不过气来,而且激动人心。现在当我重温二十多年前的阅读,写下这篇短文的时候,觉得自己仿佛成了斯特林堡《半张纸》中的那个房客,这个要搬家的年轻人在电话机旁发现了半张纸,上面有着不同的笔迹和不同的记载,年轻人拿在手里看着,在两分钟内经历了生命中两年的时间。

我花了两天时间重读了《红房间》,勾起了自己二十多年来有关阅读和生活的回忆,甜蜜又感伤。过去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过去的阅读却是历久弥新。二十多年来我在阅读那些伟大作品的时候,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

我想到了另外的一个话题,别林斯基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说出了什么是人的内心,那地方不是为了安放隐私,那是世界上最宽广的地方。内心的宽广让托尔斯泰写下了这么多不同的人 and 这么多不同的命运。与此相反,那些热衷于描述自己隐私的,其实不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分泌。一个作家一生写下了众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可能都是他自己。当他离世而去后,“我们应该从他身上看到还在的人”。

龙城遐想

◎ 李存葆

作家遇上数字,常会觉得干瘪枯燥,索然无味。然而对于科学家来讲,数字虽无色、无声、无味,但它常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无远不届。天衣散合,造化沉浮,万物兴衰,亿载变幻,粒子之微,宇宙之大,无一能避开抽象数字所含纳的严谨的逻辑。

在玛雅历法中所预言的“世界末日说”像秋风过耳一样,于当今地球村闹哄哄喧嚷了一阵儿,又悄无声息地飘走的2012年岁尾,我又一次来到了被国土资源部命名的“中国龙城”——山东诸城市。在参观了有关恐龙的几个场馆之后,当地的恐龙研究专家脱口说出的一组数字,在我的心灵中引起极大的震撼:假若将有着46亿年的地球,换算成一天的24小时,曾统治过地球长达1.6亿年之久的恐龙在地球上存活了约五十分钟;设若从160万年前,地球上始有古人类算起,迄今人类也不过生存了区区30.2秒;如果将初始农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的起点,至今也只有五千余年,照此推算,人类文明史仅有微不足道的0.1秒钟。

正是这组晓畅简洁的数字,触发我汗漫无边的联想,游云般飘忽

的思绪,乃至对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生存窘境,产生了解不开、排不尽的焦虑与追问。

二

诸城之所以被国土资源部绝无仅有地命名为“中国龙城”,是因为在这方土地上,包含着太多太多让全世界古生物学家叹为观止的有关恐龙的化石标本和元素。

大地靠大地创造出种种神话、童话和梦幻。大地靠大地建立起座座宫阙、殿堂和庙宇。大地里深藏着层层叠叠的生的成因、死的奥秘,更深埋着地球演变史的信据和生物进化史的显证。但大地从不会心甘情愿地让那些比比皆是、恒河沙数的成因与奥秘、信据和显证从地缝里蹦跳出来。

意外地发现常是一门科学发展的初始。即使世界首块恐龙化石的发现,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1822年的某日,英国青年乡村医生曼特尔在巡诊路过苏塞克斯州的一采石场时,捡到一枚动物牙齿化石。回寓所后,他凭借广泛的学识、卓异的识力,确认此动物生长于白垩纪早期,并定名为“大鬣蜥”。这一意外发现,如春雷乍响,给恐龙研究的天幕撕裂开第一道缝隙。中国学者将此动物译为“禽龙”。1842年,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欧文,在研究中生代那些庞大的、已灭绝的爬行动物化石时,又将此类动物称为“恐怖的蜥蜴”。龙在中国,普及时空,广被万象,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中国古生物学者将“恐怖的蜥蜴”又意译为“恐龙”。

前人留下的符号,是一个个未完成的追求,一个个未终结的期待。发现、寻找、超越,再发现、再寻找、再超越……至1989年南极洲也发现恐龙化石后,世界七大洲都有了恐龙化石出土。美国、加拿大、蒙古、法国、德国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先后成为恐龙化石大国。1915年,黑龙江

畔的渔民在我国首次发现了恐龙化石,被俄国人强行采集开掘运回其国内,组装成了“满洲龙”。此后,对恐龙化石的发掘与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华民族却后来居上。如今,除福建省和台湾省外,我国其他地域均有恐龙化石出土,其属种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跻身于世界恐龙化石大国的行列。

倘若把中国近百年以来对恐龙的发现、挖掘和研究,喻作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而诸城大量恐龙化石的产出,则是这部史诗中最绚丽多彩,最扣人心弦的章回。

科学是从广泛存在的偶然性中发展的。诸城能成为今日的中国龙城,也是由一次偶然的开掘奠基的。

距诸城市城区西南 10 公里处,有一村庄叫库沟。库沟村北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大冲沟。它东西长 800 米,南北宽 240 米,深约十五米,当地百姓称之为龙骨涧。1964 年,国家地质部石油勘察大队来龙骨涧普查石油资源时,挖掘出一块一米多长的古动物化石。此化石送到北京后,经古生物学家研究,认定是恐龙大家族中的鸭嘴龙化石。

其实,库沟村周围的百姓,对这种化石并不陌生。不知从何朝何代何年起,农人在掘水井、挖树根和犁地时,不时能见到这种大得出奇的像骨头一样的石头。有农人还意外地发现,将这种骨石研成粉末,涂抹外伤,竟有云南白药之奇效。此地有条涓河,两岸百姓世代流传的神话传说里云:很久很久以前,涓河里隐藏着白、黑两条巨龙。两龙为争夺地盘,常斗得双锋插云,难解难分。后来,在百姓的襄助下,善良的白龙终将凶残的黑龙战死。百姓捡到的骨石就是黑龙的遗骸。龙作为传说中的神灵,其骨自会被农人视为天赐之宝,“龙骨涧”一名遂由此而得。

我的故乡五莲县与诸城市毗邻。我儿时所住的村庄距库沟村仅有 10 公里之遥。库沟村周围百姓到我的故乡一带访亲串友时,常将龙骨粉作为疗伤的奇药相赠。但当时没有任何人,会将这骨石与恐龙联系在一起。

眼睛的光波是有限的,既看不清云遮雾罩的山顶,也穿不透土石埋的深壑。唯有科学家那探求的精神光波,才能穿过被时空封闭的高墙,辐射到遥不可测的年代。1966年5月,来自北京的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们,住进了库沟村,钻进了龙骨洞。他们风餐露宿,胼手胝足,东挖西寻,用了两年的时间,采集到恐龙化石三十余吨,并装架出了一具高8米、长15米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鸭嘴龙骨架。古生物学家将此龙命名为“巨型山东龙”。此龙不仅被写进《辞海》,而且在国内外巡展后,被恭请进常州市的中华恐龙园。

诸城的龙事,第一次声名远播。

曾统治地球长达1.6亿年的恐龙,留给当今人类的是一门极为深奥的、艰涩的,且涵盖了多学科、多门类的大学问。即使把当今最智慧的头颅集中在一起,他们也难以全部破译恐龙那被层层地壳所包裹、被邈远时空所湮没了的未知。近些年来,全世界的古生物学家所形成的共识是:恐龙分为鸟臀目和蜥臀目两大类。鸟臀目恐龙,均为植食恐龙,它们主食植物的茎叶。蜥臀目中的恐龙,或为植食,或为肉食;肉食恐龙以捕猎动物为生。目前,全世界已发现恐龙八百余属,一千余种。中国是发现恐龙属种最多的国家之一。

写进《辞海》的鸭嘴龙——“巨型山东龙”,属鸟臀目中的恐龙。

发现的过程是伟大的。挥洒智慧和汗水的过程也是伟大的。1989年至1992年,中科院的恐龙专家又组织人马,在诸城市龙骨洞周围,对恐龙化石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和采集。专家那深邃的目光像巨大的筛子,又从地层里筛出了新的珍奇——巨型鸭嘴龙骨骼化石,后来,被恐龙专家赵喜进先生命名为“巨大诸城龙”。它高9米,长16.6米,荣登吉尼斯世界纪录。

“巨大诸城龙”的横空出世,让诸城的龙事,继“巨大山东龙”之后,再次名噪域内海外。

万物皆有时,时来不可失。面对千载难遇,天馈地赠的丰厚的恐龙

化石资源,聪明的诸城人自会紧紧地攫住不放。于是,诸城市聘请了中科院的享有国际知名度的专家领衔,组织了一支专门的队伍,从2008年1月开始,历时三载,第三次展开了对恐龙化石的探查、发掘和采集。这次行动,计划之审慎,方案之周全,各方配合之紧密,都超过了前两次开掘。这支专门队伍,仍以龙骨涧为中心,向四周延伸,且把开掘重点放在距龙骨涧之南不远处的臧家庄的化石点上。

臧家庄仅有百户人家,是已故世纪诗翁臧克家的故里。在中国和世界地图上,根本不可能找到这个村庄的名字。这次开掘将臧家庄的一片荆棘丛生的野坡作为重中之重,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曾认为这是一次劳民伤财的“豪赌”。

机遇不会帮助准备不周的人,偶然也只垂青那些懂得怎样去追求它的人。正是这次发掘,让诸城人幸运地打开了一座珍异丰贍、洋洋大观的恐龙王国的地下宫殿。这宫殿的主体部分,就在臧家庄的那片野坡下。

这历时三年的发掘,相继产出了“世界四大龙王”,臧家庄就占其三。另外,臧家庄的化石点里,还发现了4000平方米、厚达七层的化石重叠区。

和龙骨涧一样,臧家庄带给世界恐龙学界的是一次次的拍案惊奇。

臧家庄产出了高11.3米,长18.7米的鸭嘴龙,被命名为“巨大华夏龙”。它刷新了此前“巨大诸城龙”的吉尼斯纪录,成为鸭嘴龙的新的世界龙王。

臧家庄产出了世界最大、亚洲唯一的蜥臀目中肉食恐龙——暴龙。它高4.6米,长11.6米,推算其体重可达7吨。这世界暴龙之王的出现,一时间使臧家庄成为世界恐龙专家们的兴奋点。

臧家庄产出了鸟臀目中的世界上最大的甲龙——“巨大诸城甲龙”。它高2米,长10米,足使世界其他地区出土的甲龙相形见绌。这

世界甲龙之王的出现,使得臧家庄再次成为古生物学家们目光的聚焦点。

另一龙王,则出现在早已声播遐迩的龙骨涧南不远处“化石长廊”的一化石点上。它是世界目前所发现的鸟臀目中最原始、个体最大的角龙,被命名为“意外诸城龙”。说其意外,原因有二:一为这具世界角龙之王的骨架化石较为完整,是在一片鸭嘴龙骨骼化石中发现的,这种现象为世界所独有;二乃“意外诸城龙”是除北美以外,世界所发现的唯一真正意义上的角龙化石。这不仅模糊了尖角龙和开角龙之间的界限,颠覆与动摇了角龙科恐龙分类学和其间的演化关系,也支持了大型角龙起源于亚洲的假说。“意外诸城龙”所具有的新命题,会令古生物学家们超越孤独和惆怅,继续让探索和发现的思绪,在心底深处荡漾。

“四大世界龙王”的发现,足使古生物学家和诸城人大喜过望。但更多的始料不及的发现,使诸城这片古老的土地,愈发显得神圣和神秘。

2011年,诸城在龙骨涧一化石点上挖掘出一块长4.6米、宽3.3米、高1米的立方体砾岩,里面嵌满了恐龙化石,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龙立方”。经专家鉴定,这立方体内,竟是一具完整的鸭嘴龙骨架。其集中性、稀有性和代表性,在世界恐龙化石发掘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几乎是在同时,在龙骨涧附近,诸城人经过开挖,还发现了一条世界上最长、最壮观的恐龙化石长廊。最令人费解的是,长廊北面岩壁上,是白垩纪的岩层,但不见一块恐龙化石;而长廊南面的岩壁上,却缀满了近万块恐龙骨骼化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执行局的专家来此考察后惊呼:“这是无与伦比的地质奇观。”

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的诸城,曾孕育了上古明君虞舜,为炎黄子孙开化最早的地域之一。诸城西汉时置县,隋代始称诸城,宋时为密州治所。自宋以降,诸城更是诗书宝卷的流光之野,其耕耘风雅、播种斯

文的遗韵,历千载而不衰。绝代词家苏东坡任密州太守时,他在超然台上“把酒问青天”,写下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他在龙骨涧一带“老夫聊发少年狂”,吟成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他梦中月夜抚松,醒来吟哦的悼亡妻《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都是苏词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的宋人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应是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丰碑。宋人赵明诚在婉约派词家代表人物、其妻李清照的协助下,完成的30卷本的《金石录》,至今仍是人们研究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之钟鼎彝器、金石铭文的必读书。清代体仁阁大学士、名相刘墉,《四库全书》总阅窦光鼐等历史文化名人,也都是诸城人的骄傲。如今,诸城在三十余处恐龙化石点上,发现这么多的恐龙“世界之最”,无疑会给这座郁郁乎文化名城,平添了意义更加非凡的亮光色彩。

凭借天缘、地缘、龙缘,1997年诸城就在北靠潍河的城区边,修建起一座占地一千余亩的恐龙文化主题公园。园内建有诸城恐龙博物馆,并将写入吉尼斯纪录的“巨大诸城龙”,陈列在馆内的显要位置。这恐龙博物馆的外形,像八条巨龙相互拥抱,给人以飞腾灵动之感。

近几年,诸城又依托龙骨涧和臧家庄的恐龙化石遗址,建起了山东诸城国家地质公园。公园内的场馆里,分别设有地球厅、化石群厅、鸭嘴龙厅、暴龙厅、角龙厅、甲龙厅和恐龙蛋厅等。另外,诸城人还在龙骨涧附近,修建了一条可穿越中生代时空、保持着原貌的恐龙化石长廊。这座国家地质公园内的建筑,别出机杼,诡譎乖张,既蕴含着远古洪荒的某些美的元素,又糅进了当代人的审美意识。馆中厅内,声光电及动感影像的巧妙运用和演示,既能大体再现6500万年前诸城的自然环境,又能形象地演绎恐龙生存、繁衍和消亡的生命轨迹。

普遍是共有的世界。

个别是独有的世界。

独特是永恒的缩影。